

達米安是位英國人，他生活在英格蘭東南部的西薩塞克斯郡，那裡沒有發達的工業，再往南就是英倫海峽。在這個工業化的國度裡，這裡幾乎就是一片淨土；面積不大但讓人驚喜的草原和叢林，抬頭是清明的晴空還有晚上的點點星光。

十歲那年，他得到了一個雙筒望遠鏡。通過它，他看到了天空中奇異的星相，第一次看到了木星和仙女座星雲。

幾年後，他又得到了一個專業的望遠鏡。達米安用它在自己的園子裡，看到了土星和金星。

但是，好景不常。他發現自己觀測到星相越來越困難，即便是晴空萬里，也很少看到清晰的星相了。

達米安自然知道其中的原因，不是他的望遠鏡老化了，而是大氣質量越來越糟糕。雖然他所在地區仍然沒有發達的工業，顯得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但這個地區已被工業重重包圍住了，工業粉塵、煙霧等等，開始飄盪在空中。

高倍望遠鏡是無法穿過這些污染看到清晰的星相的。

兩年前，達米安來到了加勒比海一個名叫巴巴多斯的島上，這裡就像十多年前的達米安的家鄉，沒有工業，也沒有污染。他在這裡拍下了一木星圖。就是這張照片，讓他獲得了世界天文大賽攝影大賽總冠軍。

達米安就這麼紅了。許多人認為拍星相的人，一定是富人，而且閒得發慌，就像貴族喜歡的高爾夫一樣，是一種非常奢侈的愛好。你看他們經常跑出城市，遠離人群，享受大自然。

有位記者就是這樣問他的，達米安非常幽默，回答說：「這的確是一件非常奢侈的愛好。」

記者不明就裡，繼續問：「那你的設備花了很多錢吧？」

還有，訓練拍攝星相的技能，恐怕需要長期的積累。」

達米安哈哈大笑。他說這其實是一項很平民的愛好，不需要很多錢，而且想拍出一張星相照片，也是不需要訓練的，也無法訓練出來。因為你要拍出一張高清晰的星相圖，並不取決於這些，而是取決於環境。在英國本土，包括許多歐美國家，我們很難找到拍攝高清晰的地方了，因為在這個星球的上空，到處瀰漫著工業污染，我們的望遠鏡頭已無處可逃。

達米安說，我的愛好就是這樣「被奢侈」的，因為你要拍到好的星相，你必須遠離城市，乘坐遠途飛機，來到人跡罕至的地方。這一切在外人看來，這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所以我最初最苦的事情就是對過去的回憶，十多年前我可以在自家的園子裡，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拍星相，而現在成了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

也許我們比他更知道，這個地球上的大氣，已經變得有多麼的糟糕。多年以後，也許沒有人能站在地球上，拍出美麗の木星；人們再也無法通過一個望遠鏡，奢望看到美麗的星相。



全聚德

淮水東

北京暖和了幾天，一場寒流又帶來了降雨和低溫。今天老辛約我們晚上去全聚德吃烤鴨，連着吃了多天盒飯，嘴裡有點淡出那個什麼來了，所以他一邀請，我們馬上欣然應約。老辛這幾年被公司外放到雲南，在那裡幹得風生水起，而人倒未見得因此顯得操勞過度的樣子，可見他的心態很好。

每來北京有兩樣東西必吃，一為涮羊肉，一為烤鴨。我記得九十年代初的時候，北京以生猛海鮮為特色的廣東菜風靡一時，場面上要請人不能不提涮肉和烤鴨，那是大大小小臉的事情。記得有一次我們去某部委辦完了事，想辦相關的門，就頓飯，剛說晚上去全聚德，對方臉就拉下了，我們剛出辦公室的門，就聽裡面人恨恨地大聲說，「這些外地人來北京回請吃烤鴨，也不帶換地兒啊！」於是趕緊改到宣武門大街的明珠海鮮城，被請者來時都笑瞇了雙眼。如今明珠海鮮城早不知去了哪，和平門的全聚德烤鴨卻仍然熱鬧地開着買賣。北京人也不再以吃烤鴨為恥了。

當晚兩男兩女點了一隻肥鴨子和幾個小菜，兩個女客一個來自生猛廣東，一個來自麻辣重慶，不過她們都是文墨中人吃得十分斯文，但總量可並不少，因此當她們用荷葉餅捲起最後一片烤鴨塞進嘴後，立即開始了看上海恨萬端的懺悔，接着就自然進入了一有關減肥的經驗交流環節。有口無心！於是我把目光轉向了頭戴法式高頂廚師帽，正在鄰桌持刀片鴨的師傅，從師傅片下的鴨肉看，傳統烤鴨皮與肉之間的那層厚厚的脂肪已經沒有了，不過也不是完全沒有，鴨腹兩個一邊還有一片肥脂，現在這把脂肪儼然已成寶貝，得專門片成幾片，單獨用碟子盛起上桌，這還有個什麼說法，我沒記住。

食風在變北京烤鴨也在變，不過那只是去脂留皮式的改良，不問你粵菜川菜在北京開得多紅火，北京烤鴨地位難撼。

電腦與生活：數據採集術

成凡

人類形形色色的智力活動產生各種形態的數據，有數字的，文字的，圖像的，影像的等等。這些數據如果不能準確反映現實，其作用便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所以數據採集要遵循科學的方法，準確反映數據所描述的對象。尤其是採集社會數據時要特別注意各種干擾。例如我們經常會接到民意測驗社會調查一類的電話，但我們的答案能夠準確反映我們的想法嗎？意大利的墨特里尼教授所著的《情感經濟學》裡有許多有趣的例子。

一次市長選舉有兩位候選人。甲先生是實業家，畢業於法律系，一直熱心公益，妻子是家庭主婦，兩個女兒在公立學校上小學。乙先生曾擔任國會議員，為興建地方小兒專科醫院發起募捐活動，在美國名校取得MBA學位，曾捲入貪污事件，現在與某知名性感女星訂婚。當被問到「你不想投票給哪位候選人」時，不想投票給甲先生的人有百分之八，不想投票給乙先生的比例卻高達百分之九十二。但當把問題換成「你想投票給哪位候選人」時，有百分之七十九的人回答想投票給甲先生，有百分之二十一的想法投票給乙先生。心理學研究的結果發現，一般人在回答這類「否定問句」時，會特別注意負面的信息。所以即使對同一件事，不同的問法，會採集到相互有衝突的數據。即使是專家，也會受到所問問題的影響。

有一項研究詢問精神不穩定的威爾第先生該不該出院。詢問對象是四百七十九位來自美國法院心理學協會等權威性團體的成員，全是在專業領域積累多年經驗的專家。第一組專家聽到以下內容，「像威爾第先生這種患者，出院後半年內出現暴力行為的機率為百分之二十」。第二組專家聽到的內容是「像威爾第先生這種患者，出院後半年內每一百人有二十人會出現暴力行為。」結果第一組專家中有百分之二十一反對讓威爾第先生出院，而第二組專家中持反對意見的高達百分之四十一，是第一組的近兩倍。之所以差別有這麼大，最大的原因是以百分比表示機率相對間接，比較難直接影響情緒。當使用具體數字時，會讓人直接聯想到具體的暴力場景。貌似理性的提問隱藏着情緒，進而影響了採集到的數據。

再舉一個科學研究方面的案例。二〇一一年七月香港科技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杜勝望及其團隊歷經三年的實驗發現，單光子根本無法超越光速。首次為愛因斯坦「光速為宇宙中最快速度」的理論提供了證據。是香港驕傲的科學研究成就。但同年九月，使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大型設備實驗的瑞士伯爾尼大學的物理學家伊雷蒂塔托等人聲稱：一種稱為中微子的亞原子移動的速度比光速快了六十納秒。這一發現是如此令人激動，科學家們開始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結果，在反覆試驗並核對數據後興奮地公布了他們的發現。然而科學的過程是嚴格檢驗的過程，後續的實驗發現了誤差，二〇一二年這一聲稱被撤回。據報道，誤差源於一根光纖沒有接緊。結果杜先生數據和愛因斯坦先生的理論獲勝。

所以，在解讀數據之前，數據科學家首先要了解數據是如何採集的。必要時要直接參與採集過程，指定採集內容，制定採集方法與標準，驗證採集結果等等，從而最大程度減少誤差，保證數據的準確度。對讀者諸君來講，每次回答問卷時，也應學會透過問題看本質，避免接受不應有的影響。

飛翔少年

李旭良

喬丹—羅米羅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國十三歲少年喬丹—羅米羅從中國境內的探險營地出發，成功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一舉成為登頂珠峰的最年輕者。

小時候，喬丹—羅米羅在學校走廊裡看到一幅七大洲最高峰的畫後，便萌發了登山之意，那時，他年僅九歲。從十歲開始，羅米羅先後征服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山、南美洲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歐洲最高峰厄爾布魯山、大洋洲最高峰科修穆科山、北美洲最高峰麥金利峰。

喬丹在他的博客裡寫道：「我現在每走一步，都是為了最終實現我生命的最大目標，站在世界最高峰。」

奧巴馬總統誇讚羅米羅，說他是美國人的驕傲，從羅米羅身上，他看到了希望和勇氣。

傑西卡—沃森

澳洲十四歲的少女傑西卡—沃森，獨自駕駛一艘十米長的粉紅色遊艇從悉尼港出發。在七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了孤帆環遊世界的挑戰，駕駛安全地返回出發地悉尼港。

傑西卡從八歲起，就開始學習航海，擁有豐富的航海經驗。這次為期七個月的孤帆環遊世界，傑西卡經歷了狂風、海浪、龍捲風等各種災難的襲擊，但每一次都被她高超的航海技術化險為夷，同時，在航海中，她還要忍受孤寂、無助、落莫的種種心理煎熬。這對一個才十四歲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孩子來，是一個多麼大的考驗啊！

卡西傑用與她年齡不相稱的一種沉穩、自信和勇敢，用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和曲折，完成了孤帆環遊世界的壯舉，為她的人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笔。

修學的道路

——讀評曾敏之選集《海上文譚》

燈下集

曾敏之（一九一七——）從一九三五年發表第一篇文章起，至今已有七十七年的寫作歷史。他經歷了作家一報人（一九三三——一九五六）、報人一學者（一九五七——一九七八）、學者一報人一作家（一九七九至今）這樣三個歷史階段。一般的作家、報人、學者都是按年代順序編輯自己的作品和文章，但曾老回顧一生寫作，卻把一九七八年年底到香港至今的文章作為選集的第一輯；他的顯著成就主要是作為報人所寫的人物記，所以選集的第二輯是人物記；作為作家，他寫得最多最好的是散文、遊記，所以選集的第三輯是散文遊記。青年俊拔、中年治學、晚年輝煌，這是我讀完曾敏之選集後的深刻印象。



曾敏之主持世界華文文學會議

曾老青年時期俊拔。他十五歲當小學校長；十八歲發表處女作；二十四歲出版了小說、散文集《拾荒集》。短篇小說《孫子》於一九四五年由茅盾選入《抗戰時期小說大系》。在大後方文壇都知道有個青年作家叫曾敏之。與此同時，他又是名記者、名編輯（報人）。他的《桂林作家群》、《三傑傳》（歐陽予倩、田漢、熊佛西）譽滿文藝界。他會夜訪「小諸葛」白崇禧；他曾發表獨家新聞：《苦戰衡陽的英雄回來了——方先覺軍長飛到重慶》，造成轟動效應，令所有各報失色。國民黨中宣部部長下令嚴責中央社、《中央日報》失職，未能報道方先覺的新聞。而最使曾敏之在青年時期出彩的，是他在抗戰勝利後採訪了周恩來，寫成《十年談判老了周恩來》（後改題為《周恩來訪問記》，現收入《海上文譚》），長達八千字，是到那時為止的第一篇系統介紹周恩來的傳記和經歷的報告文學（按：斯諾在《西行漫行》中寫到過周恩來，但很簡單），發表後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全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作為報人的這支筆，曾敏之一直沒有放下：他曾為開多畫像，在《開—多畫像》中寫道：「開—多的道路是積極的、寬闊的，千萬後繼者會追隨他的足印而走向民主的遠方。」「前驅

奢侈的愛好

達米安說，我的愛好就是這樣「被奢侈」的，因為你要拍到好的星相，你必須遠離城市，乘坐遠途飛機，來到人跡罕至的地方。這一切在外人看來，這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所以我最初最苦的事情就是對過去的回忆，十多年前我可以在自家的園子裡，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拍星相，而現在成了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

也許我們比他更知道，這個地球上的大氣，已經變得有多麼的糟糕。多年以後，也許沒有人能站在地球上，拍出美麗の木星；人們再也無法通過一個望遠鏡，奢望看到美麗的星相。

者走了，他的走是向着偉大的休息。」曾老晚年，仍以報人的筆，寫人寫事。在《饒宗頤的三絕藝術》中，生動地描敘了饒老的詩、畫、書的三絕藝術：「他以古今體的詩詞，抒發了所見所聞，令人讀來不能不敬佩和驚嘆他的魅力與腕力，獲得開闊視野和豐富知識的感受。」饒老的繪畫，「精於山水、花鳥、人物，從他的畫品可領悟到他高尚的情操、逍遙的心境」。饒老的書法藝術，也是獨創一格：「曾廣泛地取法諸家之長，更致力於秦漢碑刻、漢簡，因此能於揮毫中表現深厚古樸的高度。」作為國學大師的饒老，人所共知，但饒老的詩、書、畫的「三絕」藝術，卻因曾老的此文而為內地國人知曉。青年時期的俊拔，曾老一直繼續和發揚着。

自一九五七年起，曾敏之進入中年。在鳴放中，他僅僅說了這麼幾句話：「新聞採訪，應該給個自由，不應該這樣無理地限制，沒有新聞自由，我

們的工作難改進。」而被內定為「右派」。雖未公開批判，但被下放到白雲農場勞動。一年多過去，他的所謂的「右派」處分被撤銷。在廣東省作家協會他與蕭殷共事過一段時間。他的才學、文筆，深為蕭殷所激賞。隨着蕭殷的調往暨南大學任中文系主任，他向蕭殷提出去暨大從事教學工作的要求。一則，曾敏之這時雖已「摘帽」，但要公開發表文章已絕小可能；二則，曾敏之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出版過學術專著《談〈紅樓夢〉》和《魯迅在廣州的日子》，在學術界已有一定聲名；三則，更主要的，曾敏之此時已人到中年，洞察當時國內情勢，只有修學、治學才是他那時的最好人生選擇。曾敏之是被直接授予副教授職稱，擔任寫作教研室主任和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而進入暨大中文系的。從此他開始了學者的征程。他先後開設了「漢魏六朝文學選讀」、「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研究專題」、「寫作」等六門課程。正當曾敏之為暨大中文系師生一致愛戴時，「文化大革命」的狂飆颶起，曾敏之又被視作「牛鬼蛇神」而倍受折磨。林彪事敗，鄧小平復出，曾敏之的處境有所改善，他便潛心於古典詩詞的藝術解析，寫作了一篇又一篇的札記。新時期到來後，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古詩

畫虎村裡說畫虎

虎東西，說好畫也確實不難，學個三兩月就能上手，所以，畫虎村裡七八歲、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都能畫幾筆；但要畫出精品，畫出虎的精髓，那也不是三五年功夫就能勝任的。當代畫虎名家馮大中、宋亞夫、盧加等，都是一輩子的牛馬，所以才有盛名。坊間流傳着這樣幾句話：「複雜的事情簡單做，你精心的，你就是大家。」畫虎村現在是行家成堆，專家成片，但就是還缺乏「大家」，但願農民畫家們能遠離浮躁，苦心鑽研，獨闢蹊徑，使畫技不斷提高，以臻化境，進入畫虎大家行列。

說到畫虎，我想到有「獨步中國畫壇」的「宋畫第一」等美譽的北宋著名畫家李公麟，他先是畫馬，後覺唐人韓干之畫馬境界很難超越，便改行畫虎。為了畫虎，他常年住在山中，在樹上搭一草棚，風餐露宿，不辭辛苦，以近距離觀察虎的姿態，有時還買來牛、羊牽來樹下，以觀察虎撲食咬肉的兇猛觀察。久之，他畫虎名聲大振，上門索畫者絡繹不絕。而他畫虎，是從來不畫尾巴的。為何？據說一畫上尾巴，那虎就會活。猛虎傷人，當然不能讓它活過來了。所以，公麟的老虎，都是禿尾巴虎。老友黃庭堅曾這樣評價他說：「風流不滅古人，然以畫虎為最，故世但以藝傳。」

除了李公麟畫虎獨步天下，還有張僧繇畫龍，點睛即活；徐悲鴻畫馬，奔騰如飛；黃胄畫雞，憨態可掬；齊白石畫蝦，惟妙惟肖；李苦禪畫鷹，咄咄逼人；李可染畫牛，幾可亂真，皆成一代大家，畫作則成國寶。相比較而言，虎更有氣魄，更具魅力，更富觀賞性，也更有藝術表現的價值，更有施展藝術才華的空間。建議畫虎村的農民畫家，一方面要掙錢創匯，提高幸福指數，「騎着老虎奔小康」；另一方面也要少一點「匠氣」，大膽創新，博採衆長，以爭取多出精品、極品，畫出能傳世、可與上述那些大家相媲美的佳作。

陳魯民

一走進中國畫虎第一村，迎面便看見一幅醒目標語——「張畫十畝糧，騎着老虎奔小康」。這話有一點也不誇張。該村，即河南省民權縣王公莊，村裡有一千多人從事畫虎產業，每年銷售畫作五萬餘幅，多產值百到孟加拉國、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和港、澳、台地區，多產值六千餘萬元，許多人都靠畫虎發家致富。蓋樓買車，過上了小康日子。

畫虎村裡，夫妻畫家、父子畫家、姐妹畫家及三世同堂畫家比比皆是，還成立了三十多個畫虎工作室，村民以工筆畫虎為主，兼畫人物、花鳥、山水等，品種繁多。經過多年的摸索積澱，該村的畫虎作品已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既有王者之氣，又有人性化的人文意蘊，形成了威猛與柔靜並重、濃烈與素雅並存、造型和諧、構圖自然、拙樸獨特，神韻飄逸，鄉土氣息濃郁的「充分肯定，當今被譽為「天下第一虎」的著名畫家馮中。也對農民畫家們的作品讚譽有加。

二，是活靈活現。那些千姿百態的老虎，無不目光炯炯，殺氣騰騰，傲視天下，似乎隨時都有從畫上跳出來的可能。以我外行人的眼光來看，一是虎的眼睛畫得特別有神，你從老虎瞳仁裡好像能看見自己的影子，特別是一「四大虎王」之一的王建民的一幅作品，你無須轉到畫的那個角度，那隻虎的眼睛都在直射着你，令人不寒而慄，不知他用的是什麼繪畫原理。再一點是他們畫的虎毛、眉鬚纖毫畢現，特別逼真，毛茸茸的，立體感特別強，讓人忍不住要摸一把，看是不是真的。

擷英》為書名予以出版。這不是一般的古典詩詞賞析，而是詩史的普及和古詩的新解。它們並不分章分節地傳授中國詩史，而是熔可讀性、學術性、鑒賞性於一爐，從頭至尾讀一遍，一部豐富多彩、生動活潑、引人入勝、科學準確的通俗中國詩史，赫然呈現在讀者面前。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繼續出版他的《望雲海》文集，矛盾為書題簽，老作家孫峻青寫了書跋詳敘他與曾敏之的故事。曾老中年修學、治學，為他晚年的學者生涯，打下了堅實、穩固的基礎。《海上文譚》中的《魯迅的歷史、科學觀——讀〈魯迅全集〉札記》、《記陳寅恪》、《張恨水的詩》等論文，見證了曾老中年以後修學、治學的深厚學力與突出成果。

我國新時期到來後，不少文化老人煥發了寫作青春，著作迭出，由是晚年知名，如張中行、周有光、王世襄等。曾老和他們不同。在他進入晚年之前，他已是著名的記者、作家和學者。他從一九七八年年底到香港《文匯報》工作後，將記者、作家、學者整合於一身，除在《文匯報》上發表社論、評論和記人記事的文章外，還寫作了大量的散文「人文紀事」（後以《文·史紀事》、《文史叢談》、《望雲樓詩話》、《望雲樓詩話續編》的書名出版）和遊記文學作品。他具體而微地弘揚了陳寅恪「文史互證」的治學傳統，因其整體的文學觀和文史觀而不局限於某個學術領域，又文筆瀟灑，趣味橫生，而為讀者喜愛。他的遊記，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詩情畫意合一，篇篇都是美文。《海上文譚》第三輯《散文遊記》中的人選作品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尤其難得的，他是在晚年創建了一門新學科——世界華文文學，成了這門新學科的領導者，在中國學術史上留下了可記的篇章。曾老從一九七八年年底到達香港履職後，淵博的古代現代當代文學知識，開放的思想胸襟，使他很快覺悟到香港文學（包括澳門文學）、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但又是和內地文學有很多異質的中國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在海外的延伸，但又和中國內地文學不一樣；歐美華文文學，是華裔人在歐美創作的華文文學，有更多新質，但和中國文學有着密不可分血緣關係；於是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即寫作了《海上文譚》中的第一篇文章：《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這是世界華文文學報春的燕子，開啓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前聲。其後，曾老又寫作了《海外文情（文藝通訊六則）》着重評介了香港、台灣和海外華文文學，分別發表在一九八〇——一九八四年間的《光明日報》、《文藝報》、《羊城晚報》上。是曾老創立了香港作家聯會，名副其實的創會會長；是曾老倡議在大陸成立了台灣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擔任會長多年，後來約定俗成，改稱「世界華文文學」，成立了「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擔任名譽會長至今。從一九七九年起，曾老即為建設世界華文文學這門新學科而出力，寫了多篇具有導向意義的文章：《新世紀新認識》、《華文文學面臨挑戰》、《堅守漢文學的特殊功能》、《我們要記情》、《在第十六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書面致詞》（以上均見《海上文譚》）以及《香港回歸與香港文學》、《楊達與草根文學》、《新形勢 新探索》等論文，為華文文學研究指明了方向。三十多年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已舉行了十七屆。對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已在數所高等文科院校開設。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成果、專著已出版了百種，發表的華文文學研究論文以千計。世界華文文學在三十三年間獲得如此矚目的成就，我們是不能忘記曾老的。曾老的晚年的建樹在《海上文譚》中有充分反映。

曾老今年已九十六歲了。《海上文譚》選集是他以自選集的方式為他的大半生作了一個很好的實事求是的總結。我們祝願曾老長命百歲以上，在今後晚晴的日子裡，在保證身體健康的前提下，作為學者、報人、作家為我們再提供一些小而精、短而美的精品，美文！